花开堪折直须折

文案：

帝业飘摇，他隐身前行，所求不过一个太平盛世；前路磕绊，她命运多舛，所愿不过一丝温暖。她遇见了他，终知浮世三千，她亦有能够追逐的日子；他遇见了她，终明肩上的万斤重责，也难抵她的一笑……

楔子

庆历十二年 寒冬 长安

“娘娘，外面愈发的寒冷，您在这儿都站了几个时辰了，我们赶紧进屋去吧。”阿娜的声音在这迷蒙的雾气中散了开来。她仿若未闻，依旧望着那白茫茫的一片。

目光，虔诚。

“又下雪了呢……”

一、静女其姝

我出生的那日，南国迎来了罕见的大雪。自那日起，雪渐厚，深丈余，谷坑皆满，冻死者甚众，一时间百姓饥寒交迫，哀鸿遍野。

此时，钦天监挥下一卷预示。于是举国皆言小公主乃祸国妖孽，大臣们竞相上奏，力求父皇烧死尚在襁褓中的我，无奈之下，母亲以死请愿，换我苟延存活于掖庭宫中。

十多年了，每逢佳节才能偷偷遥望的父亲，那日竟站在我的面前，“静姝……”

这个名字好陌生。

“好！我愿意……”

……

庆历二年 八月十二 善 宜嫁娶

和亲的那日，建康格外的热闹。大婚按皇后之礼，乌发饰以九凤簪，身着缕金红裙，裙摆曳地，倾国倾城。

如今已是第五日，告别了江南烟雨，穿过了簇簇绿洲，迎面扑来的是漫漫的黄沙。南北国的边境，仅一座斑驳的城墙，烈日下，冷光甲胄，一个个南国的将士，耷拉着头跪在地上，悲悯的望着他们的公主。

当今天下，中原领土南北对峙，更有周边小国虎视眈眈，而南国由晋室分衍，北国则是胡汉群居，听说那北皇，有一半的汉人血液，更是善用汉人将领。他的手段雷厉风行，让原本分散的胡人部落，以及零散汉人族群皆听命与他，而周边小国的臣服，更是让其领土更加辽阔。而南国早已外华内虚，加之皇帝懦弱，其他姊妹早已沦为政治工具，一时间竟找不出和亲人选，这时，那些只知吟诗作赋的文臣，竟忆起了掖庭宫里的小公主。于是，我苟活十几年，一朝便又葬送了青春。

又行数日，终于出现了草原，果真是广袤无垠，原以为他的土地，只有漫漫黄沙，可如今，却让我南国的子女，不禁感叹这塞上江南的令人惊叹的美丽。

如往常一般的小憩间，突然一声兵器碰撞的声音在空气中炸来，马儿像疯了一样，发出一阵嘶鸣，于我，便感受到了呼呼吹着的风，刮得我脸生疼。越来越快了，我的心仿佛要跌了出去……

终于，车缓了下来，恍恍惚惚中，见一人紧紧地将我抱进怀里，好温暖，我不禁阖上了眼睛。

二、与君初相识

醒来的时候，有微风轻拂，皎白的月光倾泻了一地。淡淡的扫视一圈，住的地方是大毡，这是行军才会用的，那我当是到了驻营。

这时，一个女孩进来了，头上有着许多的小辫。

“公主，您终于醒了！”

后来，我知道了，那日的意外，是因那令人惊恐的叛党所起。南北国结为姻亲，定有叛党余孽生有搅乱之意，而刚讨伐东北边境，撤回燕都的长鹰军，在收到了北皇的指令后，由楚将军带领将士直达南北之界，迎接南国送亲队伍。所幸在途中，救起了我。

“楚将军?”

“您知道我们的将军么？他可是我们北国的第一将军，面若朗月，英姿飒爽，虽是个武人，却又行儒雅之风，他和陛下都是我们北国百姓的神！”

“我怎会不知道他……”我苦苦一笑。

北皇统一北部，第一功臣莫过于这北国第一大将。若没有他和北皇的合力，北国还不能凭十几年时间，强大到与徙承前朝权利的南国抗衡，而如今，南国内部腐朽不堪，文臣终日沉醉于江南画舫，武臣主和不主战，正是急缺这样的大将，于是只能送我来和亲，不就是表明自己甘愿归顺的诚意么……

楚安歌，自军营长大，伴北皇纵横千里，共谋帝业，屡建战功，忠心耿耿。北皇擅权，擅谋，擅治国，唯“战”一项较弱，而楚安歌，用兵如神，自是成了他的左膀右臂。

作为北国百姓的神邸，他毫无疑问的成了我南国儿女的恶魔。

我不禁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女孩笑了笑，“奴婢阿娜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轻轻地问：“阿娜，这儿能沐浴么？”

女孩皱了皱眉，缓缓的答道：“公主，兴军驻扎，条件恶劣，只能委屈一下你，但是，离这儿不远处倒是有水源的。”

……

黑夜寂静，我拿着干净的白裙，偷偷地探出了头，守卫果然森严。我自知行为鬼祟，更会引来猜疑，便公然走出。帐口的俩个士兵，脸庞倒是青涩，听女孩说，这俩人是楚安歌的亲近手下，自小跟随。我也不忸怩，直接说明了来意，他们本是有些不愿，无奈间，我便对他们一笑。

“公主若是执意要去，便让小的在不远处等待好了，这荒郊野岭，难免会出现狼群。”我点了点头，便跟着他们去了离营地不远处的小溪。这里是入境前的荒芜，虽是郊野，却仍灌草丛生，还有参天的古木，耳中尽是秋蝉之音。

面前的小溪也很是清澈，那俩个小郎，便在前方不远处背对着我。解下了大红喜裳，玲珑有致的雪白身躯在明亮的星辉下泛着光，我取下凤簪，一头乌发瞬时倾泻在水面上。

趁着月光明亮，我静静的看着水中的倒影，杏眼粉唇，修眉端鼻，颊边微现梨涡。

微微一笑，我轻轻地擦拭掉脸上的脂粉。

等系好了衣带，我转过身来向前方望去，那是一个高大伟岸的身影，别有风华。霎那间，我的心中顿生一丝不安。

“公主，臣，楚安歌，前来护您回营。”

我暗暗揣测，终是提起裙摆，向前走去。

与他初见，便是在这寂静的黑夜，皎月当空，浅草古木，微风轻轻的拂起了我的裙裾。湿漉漉的长发散在腰间，跟着我的步子荡了起来。

慢慢的，他转过了身来，眉眼如画，鼻梁高挺。

他的眼眸波澜不惊，却在我心底激起了层层涟漪。

所谓的一眼万年，大抵如此罢。

我慢慢的躬下了身子，行了个礼。

“将军，他们人呢？”

“我另他们领罚去了！”

我脸一红，急忙道：“不，这是我执意要来的，你不可怪罪于他们。”

他竟微微一笑，仿佛敛尽了星辉，让天地都失掉了颜色。

“公主如此善良，为何却让他们置军规不顾？小惩小戒，他们受得住的。您还是尽快回帐休息吧！”

我点了点头，走向前去。夜越深，寒气越重，我不禁打了个冷颤，连脑袋也开始昏昏沉沉的。

后面那人，嘴角弯出了好看的幅度，快速地迈步，不一会便来到了身后。

我的肩上突然披了一件外衫，有着淡淡的木樨香，接着身体便一轻。

“公主，得罪了！”

我竟被他抱起……

熟悉的味道，我慢慢的阖上了眼睛。

三、山有木兮木有枝

一早便随着队伍出发了，阿娜说这里仍处边境，还需穿过喀孜拉草原，方到达直辖郡城，届时才算是安全。再行三日，即可到皇都燕城。

我心中忐忑，燕城皇宫，我的又一个牢笼，正在不远处等着我。

抬眼望去，那是一片绿，这就是喀孜拉草原，传说中的王出生的地方。苍穹之上，有鹰盘旋着，“若说江南水境是个娇怜的女子，那这塞上草原便是雄壮的男人，”拉开布帘，我轻轻一笑，对着马车外的阿娜说道。

感受到了一股灼热的视线自后方来，便抬眼望去。

他如神邸般坐在马上，坚定的望着前方，神情肃穆。

今日的他，身着战袍，英姿飒爽，可谓是气度非凡。我的心砰砰直跳，脑海中又浮现出了那月光下伟岸的身姿。

静姝啊静姝，你是喜欢上人家了吧……不，我的世界……一直都只有黑暗，只有黑暗，一个和亲公主，带着耻辱，怎可肖想那般神邸一样的人呢。

我急忙的缩回了马车。

……

夜幕降临的很快，营帐也已驻扎完毕，我食了薄饼，便早早的躺下休息，账外有着重重的长鹰军把守，旁边是楚将军的营帐，这更让人倍感安定，不久我就进入了梦乡。

我又梦见了过去。

多年前，我只有一个奶娘的陪伴。她是母亲的故人，在母亲以己之命，换我被抱紧掖庭的那一刻，我便与她相依为命了。可是有一天，她被人下毒，就死在了我的面前。

接着便是我独自面临的三年黑夜，无止的夜……

“公主，公主，快醒醒！”

是楚将军。

“有人杀了过来，跟我走，快！”

秋日的夜晚，透着渗人的凉意，他一袭黑衣，仿佛要融进这夜，把人吸进去。

我被他一举抱上了马，在广阔的草原上奔腾。背后递来了丝丝暖意，我满腹疑问，却知安全还未得到保障，不可于此时打扰他。

天亮了起来，我们到达了闽城。

他缓缓的将我抱下了马。

站稳后，不经意的抬头，我望见了他的脸上，有汗水在不断的冒出，突然，他晕倒在了地上，我心一惊，才看见地上那一滩醒目的血迹。

背心正中一箭。

这或许是在喀孜拉添的伤……

一时心中顿生敬佩，他得有多强，才能带着箭伤，不休不止的奔腾了几个时辰。

四、入我相思门

我吃力的拖着他，终于找到了一个破庙，他很沉，使得我那长裙曳地的喜袍早已被磨破，等到颤颤巍巍的到了庙里，他背上的血已干涸。

我料到不好，立即从耳坠里取出一粒小药丸，捻成粉，涂在他的伤处，再撕下里衣，替他包扎好了伤口。

血是红色的，还好箭上没有毒。

我又将嫁衣盖在了他的身上，不知不觉，自己倒倚着柱子睡着了。

干涸的血，森森的白骨……

又是那个梦。

“锦妈妈！”猛然的惊醒，我不停地颤抖，眼泪簌簌的流淌。

他缓缓地移动着身体，将衣服盖在了我的身上，什么也没说，就倚着柱子坐在我的身边。那一晚，我不可抑制的将多年来压抑着的痛全部爆发。

“我就是那个女孩，自幼背负诅咒，母亲离开，父亲丢弃……”

他缓缓地把手拢了过来，将我搂在了怀里。

……

睁开双眼，身旁已经没有了人，回想起昨夜恍惚中听见的那声“静姝”，我轻轻的弯起了嘴角，低首抚摸着他的战甲。

有脚步的声音出现，他穿着南国的襦衫慢慢的走进我。这几年南北交流，所以在北国见男子女子穿着广袖襦衫，实是正常不过。

广袖带风，白衣偏袒，他逆光而来，乌发仅用一根木簪束起。

身着战袍的他，英姿飒爽，气度非凡；白衫飘扬的他，仿若焚香泼墨，素手抚琴的公子，更增一股飘逸之美。

我脸红了红，猛地低下了头。

“多谢公主救命之恩。”

“将军莫要谢我，你当受静姝一拜。”

我缓缓地站起来，却不想两件衣衫都落在了地上，我猛地扯住一角，想要掩盖着此时只着单衣的自己。

却听他的笑声响起，除去初时的清冷，此时却若那暑日炙热的光，灼烧了我的心。

他从背后拿出一个包袱，然后转过身去。我疑惑不解，却在打开后，心中猛地一暖。那是一件江南的裙，极品紫烟罗，还有北方特有的囊.....

“这是哪里来的？”

“偷的。”

我自知他在敷衍我，却也不愿探究下去。

随后，便听见了他对昨晚之事的剖析。

原来那日的刺客是尚未归顺北国的突阙人。北皇得知消息后震怒，随即赐当地的一所别苑任我静养，后派几千精兵，自燕都出发，接我入宫。另修书南国，论尽快交接权力，齐攻北疆突阙国一事。

听罢，我一笑了之。

“公主，在您回宫之际，可否让臣带您在北地逛逛，让您见见我朝的风光。”

多么疏远的称呼，我苦闷一笑。

唯有的几日自由，是当好好的把握当下。

“如此，静姝就先谢过将军了。”

……

五、只愿君心似我心

深秋的落叶簌簌，更有一股萧瑟之感。我将采来的木樨与茶共煮，远远的就听见阿娜的笑声传来。

“美丽的公主，您这是在煮什么？可真香。”

我轻轻一笑，向她招了招手，随后便盛好了一杯给她。

听到了她的赞美，我不禁想到，若是那人也喝了这茶……

我立即摇了摇头。

即将入宫，我背负的是南国子民的生息，我的责任是征服北国最尊贵的皇……

可是，我不甘心。

不知不觉，我还是来到了这里，敲了敲雪园的门，没人应。

弯身将食盒放在门口，我慢慢的站了起来，接着慢条斯理的拂平裙裾的皱褶，然后转身。

我猛地撞进了一个宽大的怀抱，熟悉的气味环绕着鼻翼。是他！我惊喜的抬起了头，就这样对上了他黑曜石般的眼睛。

突然起了一阵风，衣裙飘飘，仿似蝶翼，与他的似要相融。四周一片宁静，我甚至听到了他沉重的呼吸声。

自那日赏风以来，我已有几日未曾见他，心中难免生出几分苦涩之感，望见他柔和的棱角，如画的脸庞，我猛地低下了头，退了几步，行了个礼。

一时间四周安静，我寻思着要说点什么，却不知该如何开口，心想着等他先说罢，却迟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。

我望向了他，却见他眉眼弯弯，对我一笑。

这人果然是妖孽。

“公主，住得如何?”

“甚好！有劳将军费心。”

他微微颔了颔首，便打开了门走了进去。

我一时失落，忆起那晚，庙宇高烛，斯人怀抱；忆起那数日，共赏云起日落，北国美景时的……

我知身份之隔，亦知自己早已情根深种。

安歌，只愿君心似我心。

……

今晨，阿娜告知我，北皇亲派的队伍，已在不远处的客栈歇息，明日一早，便要将我迎回皇宫。

今夜，寒蝉凄切，骤雨初歇，若有若无的木樨香从窗外飘进，我深知自己难以入睡，便穿好鞋履，推开了门，静立于院落。

愁绪不散，我呼来了阿娜，带来了一坛深藏多年的女儿红。

酒醉阑干间，我心中生出万千愁绪。

我命运多舛，难道注定得不到爱？

望向明月，我想，为什么是他呢?

或许是最初温暖的怀抱，或许是萧瑟秋风中的一眼万年，或许是骏马奔腾间，我与他的生死相依，亦或许是那夜，我放下戒备，告知一切，而他，允我靠近……

一见倾人心，再见倾人情。

母亲，我爱的人，是南国的宿敌。他是一个英雄，却也是一个屠杀万千南国子民的恶人，我想我爱他，可是我……

凭什么?我恨。

恍惚间，我似乎来到了一个院落，那里有着，我许多次想要推开却不敢触摸的门。

又是那个温暖的怀抱，我双手紧了紧。

“安歌，我想你！”

我抬起头望向他。

只见他眉头轻皱，眼睛黑得似要把我吸进去。

“公主，你醉了！”

“安歌，我喜欢你！我知道，我是南国公主，我的故土早已成为你们北国的案上刀俎。我肩负国家使命，必得北皇宠幸，以色缚他，而护我百姓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不愿……”

突然，冰冷的声音响起。

“公主，北皇不嗜色，乃百年难遇的仁君，而南国早已千疮百孔，我想您不是不知道，所以北皇征服南国，必是民心所向，你们的算盘打错了。”

我猛地清醒，不该说这些的。

“楚将军，静姝有错，不该对你产生非分之想。可是，纵观当今天下局势，北皇急于扩宽领土，而发起的大大小小的战争，可止万例？有烽火，就有流离失所的百姓。你可知何谓民心所向?”

他的眼中尽是诧异。

“你又可知，你那仁爱的王，为何派你来迎我这帝国妖姬？因为你声望太高，北皇借此次变故，削你力量。你若战死，便没人胁他之权，你若归来，亦可治你办事不利之罪，更有甚者，可乱嚼舌根，说我俩孤男寡女，实不清白！亦有一处疑惑，你可自行想想，那日来袭之人，可真是突阙人？”

“北皇心思太过可怕，我既能得知，你这将军，又怎能不知?勿要自欺欺人……”

我的心中顿生一丝疼痛。

温柔的声音响起，“静姝，我又怎可不知？可，那又如何呢?我本是因战乱流落的孤儿，又怎不知光鲜的皇图大业背后，流淌着多少百姓的血。深处乱世，我无能为力，却只能把八荒统一之愿付于他，楚安歌，‘扬袍兮拊鼓，疏缓节兮安歌，陈竽瑟兮浩倡’这名便是他赐给我的，我的命也是他的，我相信，他会赠我们一个太平盛世!”

所以你，我也只能给他……

我想我明白了。

“我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，那金丝笼困住了我十六年，难道我还得呆一辈子？我厌恶权利斗争，厌恶那金碧高楼里的一切！”

我哽咽道：“我本欲放下国家，从此，天涯海角，我必追随于你。如今，知你有此等抱负，仔细想来，是我贪念太重，将军，静姝打扰了。”如此，我便困于另一个牢笼，尽我所力，护我所爱，护你所护，迎接你所说的盛世……

我向前一步，环住他的腰。

“安歌，你能再抱我一下么？”

我渴望着，这个伟岸的男人能再给我一次，我蹉跎数载未曾有过的温暖。

他拥我入怀，紧紧抱住。我知道我的眼泪已湿了他的云锦。

如果他能爱我，我想，纵是飞蛾扑火，我亦不怕.....

六、一朝飞入宫墙去

良辰美景，天作佳缘。

可笑，可笑。

这里是皇宫，金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耀着光，所到之处，红锦铺地，无不彰显着这北国皇室的尊贵。红盖头被掀开的一刻，我的心没有任何起伏，渐渐地抬起头，望着眼前的这位尊贵的王。

“南国公主，呵呵，果然美得不食人间烟火。”

我看见了他阴鸷的如鹰般的眸，那瞳孔中倒映着的我，神色平静。

修长而冰冷的手抚摸着我的脸颊，突然，他紧紧的捏住了我的颈，一时间，已喘不过气来。

“梁静姝，静姝，静女其姝。”他嘴角一抿，“你猜，你可否会死在这里？”

我直直的盯着他，那手已愈发的紧，微薄的空气让我渐渐闭上了眼睛。

“不……会……的……”

“哦?怎可不会?”他笑了起来，却难掩眼中的冰冷。

我睁开了眼睛望着他，他突然松了手，玩味着俯视着我。“至少，在现在，你还不能杀我，一个和亲公主，可病死，老死，唯独不能死在现在，死在新婚之时，否则必会得来天下人的谴责，我虽是个不受宠的公主，但终究是南国的公主，若我朝借此鼓舞士气，煽动百姓民心，亦能成为您帝业的绊脚石。”

他微微吃惊，眼中一抹阴狠闪过，随即又摆出了那副玩味的样子，“我亦可借刀杀人，静姝，你可否愿意一试？”

“您试试便知。”

他猛地扑向了我。

乌木榻，鲛罗帐。红烛灭，丝绡扬。

青玉枕上，乌发相缠，月光倾泻，照亮了眼角下的一滴泪。

“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的眼睛很漂亮。”

“女人太聪明，并不好！”

……

赤足踏上白玉地板，任风扬起额前的几缕碎发，我站立在窗前，望向头顶那盘旋的鹰，望着它，望着它，竟掉下了眼泪。

这是第五天了，他亦没有出现。

阿娜站在一旁，担忧的看着我。“公主，宫中近日都传开了，说您与楚将军在送亲途中便互相倾心，早已有染。”

我听罢一笑，仍是望着在那苍穹之上展翅翱翔的鹰，回想起那深潭似的黑瞳，那温润的笑。

安歌，你怎么样？

你可知，我好想你。我多希望和你在一起。

可是如今，我已不敢这样想了.....

突然，背后一暖。我知，是他来了。

“看什么？”

他从背后紧紧的拥住了我，望向了那鹰，便放声大笑了起来。

“五日忙于政事，不曾看你，朕甚是思念，我的王后。”

独孤璟的后宫唯有两妃一后，他不好色，这一点，安歌是对的。

我转过了身，静静的注视这他。眼前的人，是我名义上的夫，我将与他荣辱与共。他阴鸷，阴狠，难以揣测。

上一秒可让我享尽万千尊荣，下一秒，亦能让我死无葬身之地。

金丝雀么？我想我是。

鸾帐扬扬，粉红一室……

醒来的时候，夜幕降临了。

他静静的睡在我身旁，毫无防备。

我想我可以杀了他，可是，他的确如安歌所言，是这乱世的枭雄，是最有能力号令一方，称霸天下的赢者，我能做的，便是让自己在活着的日子里，征服他，让他足以善待南国的百姓，让南国能和平归降，莫让烽火袭染了那人间天堂。

他睁开了眼，笑了笑，“静姝，你可知传闻？”

“不知。”

“我想让你知道，我最厌他人抢我之物，谁也不行，否则，我会让他死。你这么聪明，当能理解。”

我猛地一惊，缓缓地点了点头。

1. 心似双丝网

独孤璟待我极好，有什么珍品皆会送至宫来，空闲时皆会来我这儿一坐。

连庭院的布景，都仿效南方苑落，还命御膳房送来我最爱的青团。

可我知，帝王之爱淡如水。

我心中所念的，也仍旧是他。

就这样，北国的冬，来了。

终于等到了他的消息——长鹰军清理残军归来。

筹光交错，星月同辉。庆功宴上，王上带上了我。

朝官皆道帝后伉俪情深，可谓天作之合。

我听见北皇的笑声：“这样一位贤后，亏得楚大将军救下啊！”

他散散的执起酒杯，向不远处举了举。

安歌一饮而尽，“这是臣的本分职责，不得邀功。”

北皇大笑：“楚将军扫残孽有功，救皇后有功，赏！”

我收回了视线，缓缓的闭上了眼。

耳边一股灼热，“梁静姝，你看，他根本就不在乎你，哈哈！”

……

我以身体抱恙为由离开，从后花园绕过。前方突出一道白影，他缓缓转身，还是那敛尽芳华的脸。

安歌，你好吗？

“你好吗？”我低下了头。

“自那日一别，已有数月，那段日子，我趁着扫荡余军的空隙，去巡视了边境的城。在那里，我瞧见了许许多多百姓的苦难，也看到了平凡日子的美丽，我亦明白了，为何你宁可舍弃荣华，也不愿放下普通却自由的生活。静姝，我很想你！”

我很想你，我很想你……

他弯了弯嘴角，张开了双臂。

我猛地冲进了他的怀抱。

他紧紧的拥住我，让我急切的渴望，时间就在这一刻停止。

“如今天下将合，吾皇为贤主，定能使海清河晏。我想带你逃出牢笼，和我一起走遍大好河山。今晚朝宴，举国同庆，守卫松懈，我这就带你走，可好？”

我轻轻一笑，点了点头。

随即，又摇了摇头。不，如今，若不到南国顺利归降，我还不能脱身。

“你爱上了皇后的尊位?”他很诧异。

“不，你先听我说，我今日得到暗线的消息，北疆使者暗中到达南国，我猜测，他们应该是想要说服父皇结盟，来共击北国，可南国归顺北国乃大势所向，但难免有朝野小人愚蠢至极，不识时务，而有损南国归顺的诚心，一旦发生，独孤璟必得以南国开刀，来杀鸡儆猴，告诫其他刚刚归顺的小国，来巩固大国威望。”

我悲怆一笑：“如今，我怎么能走？况且，我身已残……”。

感觉到怀抱越来越紧，他仿佛要把我镶进他的骨子里去。

“静姝，等我！”等我助你国家顺利归降，等到海清河晏，我带你回家。

他吻了吻我的额头，然后消失在了我的眼前。

……

门是被撞开的，独孤璟一把拧住了我的颈。

“祸国妖姬，梁静姝，你私会我北国一品命官，护国将军，可有此事?”

“未有此事，请王明鉴。”

“悠悠皇宫，都是本王的，有什么我能不知道！况且，你可知，刚才本王的楚将军，来求了我什么？”

我心猛跳，听他字字锥心。

“楚安歌，自小陪我一起长大，从未求过我，如今却以命请愿，提前征战北疆……你可知为何北国与北疆数十年纠葛，却难以将其收复？除了没有合适的理由下手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因为北疆地势本就易守难攻。如今，其他众国虽归附于我，但权力仍是未稳，本可待南北合一，中原稳固，届时炎暑来临，正是天时地利人和之际，攻打北疆可一举胜利！而他这一请命，无疑是破我计划，更是用自己的命来赌。哈哈，可笑的是，我竟允了。”

我的心猛地一痛，安歌，你竟用这个法子！

他阴狠的盯着我，慢慢地吐出一口气。

“世人皆言，我善权，他善战，北国没了楚安歌，就是自断臂膀，不错，放在以前，这是真的。可是近年来，我虽信任他，却在暗地培养了些许优秀的将领。他想要派遣众难，图的什么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么？”

他猛地将一沓纸甩在了我的脸上。

“王上什么都知道了？”

“你以为朕是傻子？北国突然进攻北疆，必给众归顺国一个下马威，这无疑是最好的一个方式，让你愚蠢的朝民看清局势了，的确远远胜过你那封纸上谈兵的书信！”

他渐渐的松开了我的颈，手指轻轻的抚摸着刚才被纸划过，余下了一片红的脸颊。

“静姝，我承认，我爱你的皮囊，也爱你不同于一般女子的智慧与坚韧。等到八荒一统，我可允了安歌之愿，放他离开，但唯独不会放开你。”

他捧起了我的脸，轻轻地吮吸着脸颊的泪珠。

“不！您放过我吧！”

独孤璟一震，狠狠地把我甩下了榻。

“传令下去，皇后梁氏，不知廉耻，即可禁足掖庭。”

“传令下去，李将军即可整兵，三日后出发，践收复南地一事。若南帝反悔，火烧建安……”

八、泪眼问花花不语

天空又飘起了雪……

“娘娘，又下雪了。”

日复一日，不知不觉，已经一年了。

一年前，南国得知北国出征北疆，随即赶走突阙使者，举国等待北国军队入驻，顺利归顺，免了战火。

南北合，独孤璟正式称帝。

我一直禁足于这掖庭宫里，前朝余孽本不该活着，如此，也是恩赐。

春去冬又来，我日日眺望远方，愿天佑我爱人，保他顺利归来。

独孤璟时常也会来这里坐坐，也会准时离开。

“静姝。”

他来了，又消瘦了许多。

“静姝，君者，注定孤独么？”

我暗自揣测这句话，缓缓答道:“陛下，帝王是世上最孤独的人，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，可主宰一切，让世间万物皆臣服于他们。可是，得到了太多也意味着会失去一些东西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也注定得不到你的爱么?”

一瞬间，我仿佛能听见风雪共舞的声音。

“我想你应该听说了，近来在朝堂上，我一直有释你禁足，封为皇后之意，可那帮庸人皆言你是祸国妖姬，亡国之徒，不可母仪天下，更有甚者，提议赐你一死。你说，怎么办呢？”

我猛地望向他，见他掀起了嘴角，眼角却尽是杀意。

我理了理衣袖，微微一笑。

“陛下，我本余孽，愧对先祖，死而无憾。”

他猛地捏住我的脖子。

“梁静姝，你以为朕不敢杀了你么？是，朕就是爱你这副皮囊，还有不同于其他女子的聪慧，所以你大可放心，朕不会让你死的，我要和你一起听见楚大将军的死讯，你休想离开朕。”

心中一阵苦涩，我的长歌……

“他不会死的，他是战神！他若战死，还有谁对你忠心耿耿？你的帝业梦也会碎的！”我冷冷的盯着他，却见他站了起来，放声大笑。

“如今众流汇为一流，权力渐渐稳固，何来帝业梦破碎一说？哦，你是说民心？那你也太小看你的夫君了。”

他轻轻的笑了起来，“静姝啊静姝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等着他的好消息吧！哦，忘了告诉你，他本姓独孤。帝业漫漫，污浊不堪，兄弟残杀，本就寻常。更何况，你是我的，他休想染指，所以我不允许自己例外！”

独孤璟走了。

“噗.....”

“娘娘!”

“安歌！”

我跌倒在地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
安歌，生当如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

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我总是愿意和你一起的！

九、后记

一年前，初到北疆，彼时塞北大雪纷飞，我不禁想到那个温柔而坚强的江南女子，她一直都想看雪.....

在这冰天雪地，习惯了寒冷的突阙人，在这恶劣天气下的作战突袭，粮草运输都有条不紊。我死守风域关，这里山势险峻，只有靠近风域城的一个隘口，我军将士便在这里布防，居高临下，任由其兵强马壮，也奈何不得。

一年来，历经大大小小数千战役，突阙早已损兵千万，而我长鹰军，亦损失了众多兄弟，粮草也渐渐耗完了。

所幸恰逢大雪最坚硬之时，我深夜探讨，借势一举歼灭突阙残兵，但这却是一个豪赌，因为我们稍有不慎，亦会全军葬在这里。

战争开始前，我命全体将士，东南而誓，纵使黄沙白骨，也要守我北国百岁无忧！而我，只期待着胜利回朝，归还兵符，以永世逐出皇家，不得回朝的誓言，来换取自己与心爱之人的自由。

赤血染红了那纯白之地，我们终是胜了。

这天下，真真正正的迎来了一统！

我的心中，仍是惦念着那日日叨着自由的姑娘。

“黑鹰军听令，即可回朝！”

我骑马转身，脑海中皆是她的样子。

我的姑娘，我好像从未对您表过心意……

“将军！”

箭矢没入身体的那一刹，我不禁有点苦涩。

为母之命，辅佐皇兄，自小便掩人耳目，混于难民之中。长大后，一步一步成为护国将军，只愿四海一统，八荒平和，百姓安乐。

当年从不惧死。

如今，我只想活。

我看见，黑色的血不停地从胸口流出，与身下那一片雪白交融在一起。

漫天雪花纷飞，隐隐约约间，我仿佛忆起了那张最美的容颜……

见她出尘一笑，见她入我怀抱……

闭上眼的那一刻，有风轻轻地拂来。

一生戎马，观万千光景，原来平生之幸，不过是遇见了你。

静姝，我的爱人！

对不起，我还是负了你。

若能重来，在那拥你入怀的初见，我定不顾一切，带你离开！